

芭比娃娃展覽

小雪



巴黎經常有各種各樣的展覽，法國人也喜歡看展覽，只是我沒有想到，他們對芭比娃娃這種小孩熱衷的玩偶也充滿熱情。星期天的上午，展覽館剛開門不久，門口已排了近五十人的長隊。

展覽在年初舉行，雖然已進入三月，寒風中的巴黎還是很冷的。隊伍裏大人小孩都有，只是小孩的數量比我想像的少得多，而看起來最激動，是排我前面的三位老太太。

這三位老太太看起來年紀相當，應該也有六七十歲的樣子，穿着清一色的皮草，只是一個白色一個黑色一個棕色，款式都很像。毫不驚訝的，她們都戴着毛呢的帽子，搭配上精緻的妝容和誇張的耳環，彷彿她們是去參加一個宴會而不是看展覽。老太太們雖然身着皮草，腿上卻只有一層絲襪和一雙美麗的高跟鞋，在寒風中甚至有點哆嗦，卻一點沒有減少她們聊天的興致。

棕色衣服的老太太說得眉飛色舞，戴着皮手套的手指一邊說還在一邊比畫着什麼，另外兩位老太太看到她比畫的動作，努力地不笑得太誇張，黑色衣服的老太太卻已眼淚都已經出來了，趕緊從小手包裏掏出一根白色的手絹，輕輕地擦了擦眼角。

大約過了半小時，我買好票走到展廳的大門。進展區的門是粉色的雙扇門，上面還有玫紅色用圓體寫着英

文「Barbie」，這便像極了公主城堡的入口。

第一個展廳是介紹芭比娃娃的歷史，牆上貼了古老的手稿和最初的設計。

這個區域吸引了不少陪伴小孩或女友來參觀的男人們，他們煞有介事地認真讀着牆上大篇的文字介紹，似乎被說服了這個小孩喜歡的玩偶還是有其深刻的歷史意義和設計想法的。

從第二個展廳開始，便是鋪天蓋地而來的各式芭比娃娃。按年代分，按職業分，按服裝分，按場景分……簡直就是一個芭比的海洋。最有「哇」效應的，便是模仿巴黎時裝秀做的一組秀台場景，台上有芭比娃娃穿着當季的品牌設計，背後還有一組縫紉機。

最歡樂的，似乎不是小孩。小孩們對這滿屋子的芭比玩偶是喜歡的，但是因為看得見卻不能觸摸，他們趴在玻璃窗面前，有些無所事事地往玻璃上哈着氣，慢慢挪動着腳步，略顯得有些失望的樣子。而他們身後的女人們，眼裏放出光芒和臉上不知不覺地露着笑容，她們被櫥窗裏的芭比娃娃深深地吸引着，她們忍不住指指這個，點點那個，迫切地想讓面前的小孩也和她們一起分享她們熱烈的喜愛。

巴黎人熱衷的展覽，無論喜歡不喜歡，都有一種特殊的感染力。也許不僅僅是一種藝術修養，更是大人與小孩，男人與女人，他們相互溝通和了解的一種方式。



▲展覽現場有各式芭比娃娃

作者供圖

「萬二」與「萬三」

陳魯民



明代有兩個大富翁，一個叫萬二，一個叫沈萬三，也叫萬三。兩人都很有錢，說富可敵國或有些誇張，但說富甲一方那是沒問題的。兩人都善於理財，都很會做生意，但兩人的政治智慧卻大相逕庭，最後結局也天差地別。

明《棗林雜俎》記，萬二乃嘉定安亭巨富，會賺錢，也很有頭腦。有人自南京回鄉，萬二問其見聞。其人口：「皇帝（明太祖）近有詩：「百僚未起朕先起，百僚已睡朕未睡。不如江南富足翁，日高五丈猶擁被。」」萬二不禁嘆曰：「這不就分明是皇帝的羨慕與妒恨嘛，『兆已萌矣！』」隨即立刻變賣家產，建造大船，帶妻攜子，泛遊湖湘而去，遠避他鄉，隱姓埋名。果然不出他所料，不到二年，江南大族均以各種名義被抄家沒籍，有的還死於非命，唯有萬二得以善終。

相反，萬三就反應遲鈍，缺乏政治敏感性。他是個絕頂聰明的人，如測智商，肯定不會低於蓋茨、李嘉誠、馬雲他們。他膽大心細，善於經營，通過開展海外貿易而迅速致富，成為「資巨萬萬，田產遍於天下」的江南第一豪富。關於沈萬三如何經商致富的故事、傳說，至今還在蘇、浙、皖一帶廣泛流傳。他發財之快，聚財之巧，古今少有，以至於民間甚至傳說他有一隻聚寶盆等等。

不過，他的聰明也僅限於經商發財，在政治上卻不大開竅，甚至有些弱智，這也是他由盛轉衰、最後灰飛煙滅的重要原因。

朱元璋坐了天下，他急於給新皇帝表忠心，就拿出了修南京城牆的三分之一經費，雖然換來了朱元璋的一時歡心，並封了他兩個兒子做官，但心裏已對其有了提防：這種富可敵國

的商人，現在可用錢幫我，將來也可用錢幫我的敵人，成也蕭何敗也蕭何，對他要小心防範。沈萬三可不知朱洪武的小算盤，居然還想趁熱打鐵，主動請求出資犒勞軍隊。沒想到這就犯了一大禁忌，把筷子伸到老朱視為禁臠的盤子裏，朱元璋勃然大怒說：「匹夫敢竊勞天子的軍隊，絕對的亂民，該殺。」馬皇后進諫說：「法律是用來誅殺不法之徒的，但不是用來誅殺不祥之人。老百姓富可敵國，是老百姓自己不祥，不祥之民，蒼天必然會降災禍給他，陛下又何必再殺他。」朱元璋繞過沈萬三沒殺，把他全家流放到雲南去了，從此沈家就徹底破落衰敗。

歷代皇帝都是小心眼，一怕功臣造反，所以都要想方設法殺功臣，最仁慈的就是趙匡胤的「杯酒釋兵權」，解除兵權不殺人；二怕百姓太富，你居然比皇家還富，早晚要收拾你。於是，敢與皇親比富的石崇被殺了；富甲天下的鄧通被漢景帝抄家，淪落街頭餓死了；富得流油的和珅，成了嘉慶皇帝的一塊肥肉，「和珅跌倒，嘉慶吃饱」；又加上個自投羅網的沈萬三，億萬家產灰飛煙滅。老話說「伴君如伴虎」，就是不伴君，被君盯上了，也沒好果子吃。

當然，豪富們如果想保得身家性命，除了萬二隱遁那條路，還可以學學陶朱公，散盡家財，回饋社會，據說陶朱公曾「三聚三散」，不僅沒有因財惹禍，反而博得美名，成為歷代商家祭拜的祖師爺。不過，掙錢是痛快的，散錢是痛苦的，古往今來，沒幾個人能像陶朱公那麼幹的，所以，就屢屢出現沈萬三那樣的悲劇。其實，讓老百姓富一點，藏富於民，出幾個大富翁，對國家沒壞處，只要他的錢來路正，循規蹈矩，合法經營。誠如亞當·斯密在《國富論》裏所言：「守規矩的富人是國家經濟的重要基石，若動他們時要格外小心。」

遊梅窩嘗炭燒燒肉

鄭家豪



浩大的海灘，美味的炭燒肉，梅窩，使人心曠神怡。

沿沙灘的小路散步，或赤腳踏著海灘，軟綿綿的感覺，一步步涉水，好像到了海中央，水只是淹上腰處，平坦寬闊，如此少有的海灘帶給泳者安全感。

可是，什麼原因令人離開海灘，走進鄉村街市？在這條小街兩旁店舖尋覓覓，找到了！就是這人多的地方，一家燒臘店，以炭燒燒肉馳名，嘴饞的遊客暫且放下弄潮的樂趣，滿足口腹之欲。

周末重遊梅窩，距離上一次已是二十多年，「炭燒燒肉好靚！」一字一句記得清楚，當年我排隊排在十數名，後面還有不少人，大家為買燒肉而來，我是當中的一分子，買到手，一家大小急不及待找個人少的街角，揭開紙盒，用手拿着吃，不一會吃光了，才停下來說：「卜卜脆，好香！」

那些年是上世紀八十年代，譚詠麟紅透半邊天，從中環開到梅窩的離島小輪，人如潮水，從碼頭沿著小路進入梅窩中心，一字

形的長龍，人人托着長呎呎、高半呎的收音錄音機，邊行邊播，整個梅窩海岸，是譚詠麟《朋友》這首潮歌，鋪天蓋地，青春火艷放蕩梅窩每一角落。逢周末周日，四、五萬人由市區乘渡輪湧向梅窩度假，一路人馬留在梅窩，租住村屋夜宿，晚上，海灘上燒烤的爐火四起；另一路向貝澳、塘福、水口沿岸各村落腳。

二十多年後，我可以從陸路前往，乘東涌巴士開到梅窩，巴士由山路轉入中心區，頓覺變化很大，路上行人稀少，不似印象中繁鬧，一陣寂寞襲來。下車不忘找「梅窩燒肉」，到街市路口，許多商舖空置，門面破落，似是等待拆遷，走到鄉事會路，看到燒臘店紅字招牌，如逢舊友，老字號沒有變呢，內心正喜，促促走近，見店門緊閉，不禁失落。問過路村民，說是午後休市，錯過口福，嘗不到「梅窩燒肉」的風味。

從街坊口中知道，燒臘店已由第三代掌理，新一代仍繼承家族傳統，採用炭燒的炮製方法。現在市面的燒味，早已改用電爐燒製乳豬、燒肉、燒鴨、燒鵝、叉燒，炭燒絕無僅有。梅窩這家老店開業七十年，保留祖傳配料的配方，除了大豬改用電爐製作燒豬

莫讓身體背負心靈之債

趙安安



我第一次見到A小姐的時候，她的眉頭是緊鎖着的。A的樣貌精緻，氣質溫柔，身材纖瘦，讓人不由生出一種我見猶憐的感覺。她說她有胃潰瘍，進食對她而言變得困難，而且吃了也不消化，這便是她身材纖瘦的原因。A來找安安老師，是因為又出現了更嚴重的症狀，她說近段時間總是覺得頭暈和頭痛，看東西有黑影。她懷疑自己的腦中長了東西，所以去醫院做了一系列精密的檢查，結果卻顯示沒有異狀。不舒服的狀況越來越劇烈，檢查卻一切如常，醫生建議她找專業的心理治療師聊一聊，說不定是心理因素的關係，於是，她輾轉找到了安安老師。

安安老師聽了A的描述，覺得她很可能是患上了心理學上所稱的「軀體化症狀」。這種病的患者會覺得自己的身體出現了很多的問題，但檢查結果卻顯示一切正常，或者雖然查出有身體問題，但其實並沒有患者感受到的那麼嚴重。她們不會感到心理上有很嚴重的不適感，卻在身體上出現了生病的症狀，譬如消化道病症、心血管疾病、頭痛和腰痛等等。

安安老師希望找到深層次的原因，於是試着問A：「除了腸胃病和頭疼的症狀之外，還有哪些事情困擾着妳？」

A有些愧疚地說：「我已經很久沒有去看過爸爸媽媽了，他們住在國外，而我一想到要坐飛機就會感覺非常恐慌，甚至沒有勇氣去買機票。」

「從害怕坐飛機，到身體漸漸出現各種問題，這樣的情況是什麼時候開始的？」我問。

「大約在十年前，我曾經去美國生活了一段時間，大概是從回來之後，各種狀況開始出現了。」

「那麼，你在美國的那段時間，發生了什麼不尋常的事情嗎？」

對話進行到這裏，A沉默了。她說她對那段時間內發生的事情羞於啟齒，她不想說，也不願去回想。

她的內心正承受着某種壓力，這種壓力被她深深地藏在了心裏，使她沒辦法直

接去感受、去面對，無處宣洩的壓力便透過身體的病痛表達出來，換了種方式引起她的注意。

作為一個心理治療師，我嘗試着與她建立起一種信任與安全的關係，在這種氛圍之中，慢慢地，A的「保護殼」開始像剝洋蔥一樣一層一層地被剝開，讓我能聆聽她的內心世界。

她說，這件事被她藏在心底很久了，從來沒有跟任何人提起過，甚至連自己都會克制不要再想，不要再去觸碰那段羞恥的回憶。

原來，在十年前，A和她的先生因為個性觀念上的不和，婚姻出現了一些問題。值得慶幸的是，A的先生還是一如既往地愛着她。為了讓彼此都冷靜下來，她的先生建議她先去美國住一段時間，靜下心來思考一下他們之間的關係，A接受了這個提議。

A小姐到了美國之後，就住進了先生在美國的私家別墅，而在那裏，她認識了一個小她十歲的男子……講到這裏，A漸漸把頭埋了下去，眼神也不再直視，像是帶着一種深深的罪惡感。她平復了一下情緒，接着說道，這個男孩子給了她一段青春洋溢、充滿激情的感情，她很快就陷入了甜蜜而痛苦的戀愛。她和那個男孩子在一起的每一刻都是快樂的，但每次接到先生從大洋彼岸打來的電話，關切地問候她、哄她開心的時候，她又會感到沉重的愧疚與內心的掙扎。

A的先生年長她許多，習慣於以一種大男人的方式照顧她，溫暖寵溺，但缺乏浪漫；而和那個男孩子在一起的時候，這段戀愛帶給了她從未有的熱戀感覺，讓她體驗到了臉紅心跳的愛情滋味。這種充滿掙扎、快樂而痛苦的日子持續了大概半年的時光，在這段時間中，罪惡感和不安全感無時無刻不在折磨着她，最後，她終於下決心終止了這段不倫之戀，離開美國，回到了先生的身邊。

A小姐說，在回到先生身邊之後，她發現自己開始非常懼怕坐飛機，身體也開始出現各種各樣的異常狀況。她回憶起在美國時的點點滴滴，開始感到非常地害怕和擔心。她時常害怕在美國時自己和小男

外，乳豬仍用炭燒，其他如叉燒、燒排骨、燒鴨、燒鵝、豬頸肉，亦保留傳統炭燒製作，保持老招牌作風，食家皆知風味不同。

這家老店「鎮店之寶」，是兩座近六十年歷史的炭爐，爐火平均溫度可達三百度，所用炭塊經過挑選，用的是特大炭頭，每塊重約一斤，必須乾身，做到煙少耐熱效果，燒一次叉燒，約用十塊炭頭，控制火溫是成敗要訣，全賴經驗。

「梅窩燒肉」是這家燒臘店的代名詞，老店有一套自己製作的要訣，一是醃料，二為爐火控制。醃法講究，醃後幾小時始入爐，「夠晒入味」；控制爐火秘法在於觀察炭色及炭煙，炭若仍是黑色及灰色，須打開爐蓋，否則燒味變黑；炭若燒出煙來，須將燒味取出，否則無法上色。說到蜜味，工序繁複，燒排骨、叉燒、豬頸肉的燒製過程，搽麥芽糖漿十三次，出爐效果色澤紅潤光亮。炭燒勝過電爐的原因講的是效果，肉中帶有淡淡炭香，電爐做不出來。

今日的梅窩雖出現許多新屋，但離島風貌保存，闊大的海灘，馳名的「梅窩燒肉」，海邊酒店的下午茶，找到碧海藍天的夏日。

友的親密行為會被別人看到，突然有一天告訴她的先生，讓她名譽掃地；同時又無時無刻不在承受着對先生不忠的罪惡感的折磨。

或許，這件事並沒有任何人知道，所以A小姐身體的症狀更像是她對自己施行的懲罰。在她的潛意識中，她知道自己做錯了，良心的譴責讓身體開始出現各種不適感；她的潛意識告誡她，一定不能回去美國找那個男子，所以，每每想到坐飛機，她就不由自主地感到心悸和恐慌。當心內的懲罰與告誡，映射到身體上，就成了痛病的煎熬，與胡亂的幻想。

A的「心魔」，在於無法原諒自己，無法放下那段已逝的戀情。因着她的不寬恕，她讓自我懲罰不斷上演，身體的病痛也愈演愈烈；因着她的放不下，她對那段戀情無法釋懷，所以才會用對飛行的恐懼來迫使自己去逃避、去忘記。

她需要學會原諒自己，和過去的那段戀情說再見。在諮詢導引中，她開始明白，這些年她所受過的苦，已經足以為她曾經的不忠行為贖罪了，這些懲罰已經足夠，是時候選擇寬恕，原諒自己了。而對於那段美好難忘的戀情，她曾經擁有過，也快樂過，但她必須承認，一切已經過去，都結束了，她需要和這段感情說再見，不是把它鎖在心裏不去想，而是在想起的時候，仍會覺得溫暖，但已與她的生活無關。今後的她，會和先生一道，努力地去經營幸福的生活。

就這樣，經過心理諮詢的引導，她經歷了原諒自己的儀式，和過去的戀情做了告別。大約兩個月之後，安安老師收到了她發來的郵件。她說，她現在正和父母與兄弟姐妹在一起，許多年沒有見到親人了，這次重聚讓她感到開心滿足，身體也在逐漸改善中。

那些原諒不了的過錯，放不下的心結，若不坦然面對，終會對我們造成傷害。恢復孩子般的純潔無罪，這是我們曾經擁有的。唯有寬恕了，放下了，卸下心靈背負的債，才有可能還靈魂一片淨土，給生活一道陽光。透過愛與寬恕舊有的傷痛去重塑你的應對模式，直到心碎和罪惡感消失，你就能活在平安之中。

文人四愼

孫貴瑣



三是愼說「簽約作家」。簽約作家制度據說是舶來品。上世紀九十年代後期，廣西自治區率先開始搞簽約作家制度，之後全國群起回應，一時如雨後春筍一般快速發展。我資訊閉塞，不了解情況，但僅憑猜測，外國的合約制度，應當是出版商或公司與作家的合作關係，不會像咱們國家，卻由政府埋單。現在有些「簽約作家」，有的是貨真價實，由政府部門先將銀子付給作者，讓他（她）吃飽了肚子安心創作，寫得好了另外再獎；而有些「簽約作家」，其實是有些文摘類的雜誌，為了方便從別的報刊雜誌上選用稿件，與那些經常發表文章的作者簽一個合同，聲明本雜誌在使用作者的稿件時無需提前與作者取得聯繫，這種做法，也算是「中國特色」。

本來，在一些法治比較完善的國家及港台地區，雜誌社要刊登作者的稿件，必須取得原本刊登的媒體及作者本人的同意，否則就是侵權。如今雜誌社這樣一番動作，摘稿時就省去許多麻煩，避免產生糾紛。當然，雜誌社是會付給作者稿酬的，雙方皆大歡喜。如果後一種情況也算「簽約」的話，至少是有點「夾生」。以我的理解，雜誌社與作者的「簽約」，最顯著的標誌應是「首發」，作者首先或者唯一的投稿地方，是簽約的雜誌，雜誌社會給作者優厚的待遇。解放前與解放後的一段時間，許多報刊雜誌與一些著名作家簽約，都是文章還沒發，稿費已經寄去了，這樣「逼」着作者趕快並且首先給他們供稿。這與如今一些作者號稱的「簽約作家」，完全是兩條道上跑的車。

四是愼說「專欄作家」。不少文人都號稱是「專欄作家」，其實不是。所謂專欄作家，至少需要兩個基本條件：其一是長期在報刊雜誌某一固定欄目發表文章；其二是專欄作家的文章都是編輯提前約好的，就像種水稻一樣，編輯將這塊水田整好了，專門等你弄來秧苗往上插，甚至稿費都是事先講好了的。現在紙媒對「專欄作家」的要求都比較高，一般都是地方文學界的名人，因此所付的報酬也比一般的作者優厚一些。在下不

時就省去許多麻煩，避免產生糾紛。當然，雜誌社是會付給作者稿酬的，雙方皆大歡喜。如果後一種情況也算「簽約」的話，至少是有點「夾生」。以我的理解，雜誌社與作者的「簽約」，最顯著的標誌應是「首發」，作者首先或者唯一的投稿地方，是簽約的雜誌，雜誌社會給作者優厚的待遇。解放前與解放後的一段時間，許多報刊雜誌與一些著名作家簽約，都是文章還沒發，稿費已經寄去了，這樣「逼」着作者趕快並且首先給他們供稿。這與如今一些作者號稱的「簽約作家」，完全是兩條道上跑的車。

四是愼說「專欄作家」。不少文人都號稱是「專欄作家」，其實不是。所謂專欄作家，至少需要兩個基本條件：其一是長期在報刊雜誌某一固定欄目發表文章；其二是專欄作家的文章都是編輯提前約好的，就像種水稻一樣，編輯將這塊水田整好了，專門等你弄來秧苗往上插，甚至稿費都是事先講好了的。現在紙媒對「專欄作家」的要求都比較高，一般都是地方文學界的名人，因此所付的報酬也比一般的作者優厚一些。在下不

才，也曾在報紙上開過長到一兩年、短在一兩月的專欄。從前在南方某報開專欄時，每周必須在固定的時間給編輯將稿件發過去，如果編輯沒有收到，就用傳呼機傳呼我，告訴我「請再發」，我就重新用另一郵箱再發一遍。這樣，除了逢年過節，一年下來，發稿量近五十篇，也是很忙的。然而有的作者偶爾在報刊的某一欄目上發了一兩篇稿件，就急急忙忙宣稱是「專欄作家」，不知是真不明白這個道理，或者是揣着明白裝糊塗。

以上這些，說到底，無非是一個「角色定位」問題。一個文人，太貶低自己當然不必要，否則很可能造成市場的貶值。我們沒有蘇東坡當年遭貶謫後那種「自喜漸不為人識」的開闊胸懷，沒有陸放翁種田採菊時那種「人情愈薄身身輕」的達觀超脫，然而太膨脹、太自誇了也不好。《論語》有言：「陳力就列，不能者止。」是奉勸那些想當官的人，你有那個才能，就去爭那個位置，否則不如趁早拉倒，此話完全可以用來作為文人的鏡鑒，畢竟最重要的是靠作品說話，而不是靠帽子發言。（下）